



日本

RIB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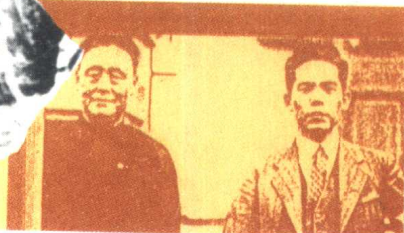
● 王希亮 著

来的

LAIDEMAZEI

马贼

● 济南出版社



日本来的马贼

王希亮 著

责任编辑：孙凤文

封面设计：李兆虬

济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济南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张：8.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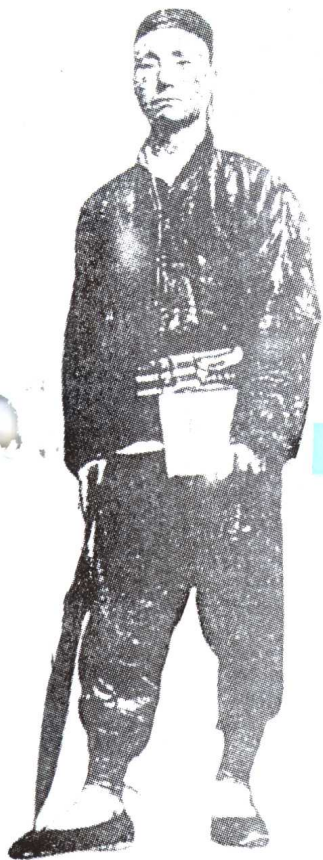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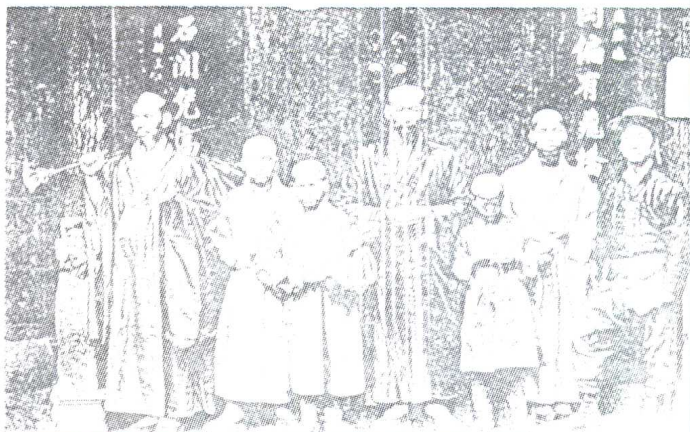
印数 1—5000 册

ISBN7—80629—005—2/I·2 定价：9.3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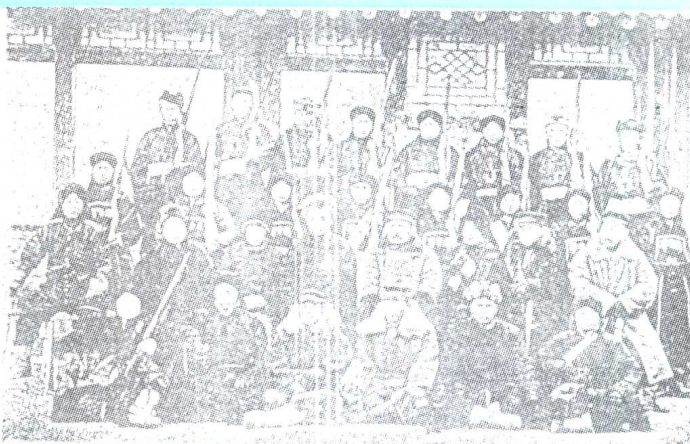
(如有倒页、缺页、白页直接到印刷厂调换)



中国人装束的马贼监督
官逸见勇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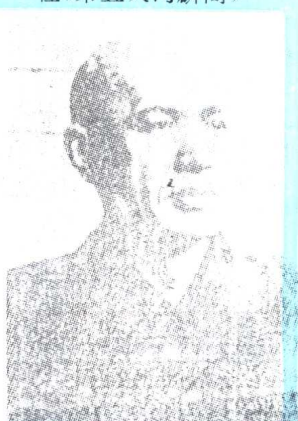
化装成和尚的逸见勇彦(左起第一人)



日俄战争中逸见勇彦与马贼队员合影
(第二排右起第三人逸见勇彦, 第四人乔总帅——桥口勇马少
佐, 第五人冯麟阁)



报号“天鬼”的日本人马贼
头目——薄益三



报号“天龙”的日本人马贼
头目——薄守次



着伪满洲国军上将军服的张宗
援——伊达顺之助



逸见勇彦与冯麟阁合影(前排右侧逸见勇彦,左侧冯麟阁)



“山东自治联军”时期的张宗援——伊达顺之助



日本人马贼头目铁甲——根本豪



“兴亚挺进军”时期的尚旭东——小日向白朗(前排中立者)

尚旭东——小日向白朗在天津“普安协会”时期的合影(中间尚旭东,右侧石友三,左侧青帮人物张英华)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马贼的监督官	(3)
夜半密令	(3)
“大喇嘛”——乔总帅	(6)
大洋运来了	(11)
星夜侦察	(15)
田义本入伙	(21)
银子风波	(28)
尾声	(36)
第二章 天鬼和他的侄子	(41)
想当山大王日本人	(41)
受命下山	(46)
神秘的运输车队	(51)
一败涂地	(58)
被遣送的囚犯	(64)
巴布扎布匪队叛乱	(69)
匪队覆灭	(74)
第三章 张宗昌的金兰兄弟	(81)
“满洲大马贼”	(81)
暗杀张作霖	(85)
结拜张宗昌	(89)
涂炭辽东	(96)

	炮打美人	(101)
	“山东王”幻梦的破灭	(105)
第四章	“铁甲”与“小天龙”	(111)
	投靠“九阳山”	(111)
	仇杀	(117)
	死里逃生	(122)
	张宗昌的马前卒	(128)
	“小天龙”改弦更张	(133)
	险过鬼门关	(138)
第五章	传奇的马贼巨头	(146)
	从“小东洋”到“小白脸”	(146)
	“英雄”救美女	(153)
	扶乩受命	(159)
	险象环生	(165)
	法场脱险	(172)
	千山拜师	(177)
	“一吊三”与“小菊花”	(183)
	谋炸奉天城	(190)
	蛀虫	(196)
	说票	(203)
	伪都魔影	(208)
	“刀下留人”与“借刀杀人”	(214)
	法租界里的枪声	(220)
	“兴亚挺进军”	(228)
	金家坊九十九号的新主人	(235)
第六章	“红颜龙”与女匪阿菊	(241)
	杂货铺新来的伙计	(241)
	二虎夺金与妓馆争斗	(247)

戏剧性的尾音	(254)
“满洲阿菊”	(258)
“西伯利亚阿菊”	(263)
后记	(269)

引 子

你要前去我也去，狭小日本无生计，
隔海彼岸是支那，四亿人民待有期。

.....

辞别故国肌似玉，如今疮疤满身迹，
髭比钢针仰天啸，如是壮哉男子气。

.....

故国别离十余载，满洲马贼巍然立，
山高林密出没处，叱咤喽兵数千计。

.....

今日吉林城头外，骏马嘶鸣震天际，
明天突袭奉天府，荒原黄沙朔风急，
壮士洒血黑龙江，月映戈壁浴征衣。

.....

这是一首当年在日本列岛甚是流行的“马贼之歌”，词作者据说是著名的浪人宫崎滔天，另有资料说为一位名叫宫岛郁芳的人。

当代表腐朽和没落的黄龙旗还飘拂在北京城头的时候，数以千计、万计的日本帝国军人、政客、商贾、僧侣、浪人、妓女们就涌进了这块古老而苦难的土地，他们各自怀着不同的目的，在这块异国的土地上钻营：烧杀、奸淫、开矿、淘金、颠覆、掠夺，无恶不作……这之中，留下了许许多多令人颤栗而世代难以忘怀的悲恨。今天的人们，决不会忘记“九·一八”事

变的炮声，芦沟桥狮身上耻辱的弹痕；更不会抹去南京父老乡亲惨死在屠刀之下的阴影，也不会把 731 细菌部队毛骨悚然的罪恶抛置脑后……然而，人们或许不会想到，当年，在那些飘忽而来，呼哨而去的土匪马队中，也会隐匿着日本人的影子！也会有颐指气使、督率徒众杀来砍去的日本人马贼大头目！

这里记述的便是他们的故事。

这是一桩桩不敢杜撰的真实的故事。

第一章 马贼的监督官

●夜半密令

1904年4月，一艘客轮驶出上海码头。船舷上站着一位阔少打扮的年青人，他面颊消瘦，皮肤白皙，眉宇间透出不可冒犯的英凛之气，却怎么也掩饰不了内中的狭黠、愁虑和几丝烦躁。引人注目的是，他戴了一顶锦缎绣花的瓜皮帽，瓜皮帽下，一条又黑又长的大辫子拖在背后，编梳整齐，黑里透亮，一看上去，不是一位官宦贵胄，就是商贾阔少。然而，他竟是一位日本人！

他叫逸见勇彦，明治时期一位战将的后代，上中学时就以好勇斗狠而闻名学校，他的身前身后总是围着一群地痞、恶少，动辄聚会在一起寻衅闹事，欺弱凌小，功课自然一塌糊涂，不是遭到家长、先生训斥，就是年年留级，闹得恶名四起，邻里不宁。一位热衷于大陆扩张的女学监见他根本不是读书的材料，却相中了他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虎”劲，于是撺掇他学习中国语，研究中国问题，然后去大陆闯荡一番，保不准有一天会

派上大用场。

这一点果然被女学监言中了。不久，逸见勇彦加入了日本开办的上海作新社，第一次踏上了中国大陆。从这一天起，他学中国话，仿中国人习俗，还蓄起发辮，四出旅行，盼望有朝一日干出一番令世人瞩目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这一机会终于来了。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学习西方、殖产兴业的同时，迅速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一批素怀野心的军事家、政治家们痛感日本国土狭窄，资源贫乏，为跻身世界强国，必须向大陆“发展”。首先是吞并满洲，再染指关内，进而称霸亚洲。于是，一场以攫取版图为主要目的的中日甲午战争终于爆发。已是灯干油尽的清王朝不堪一击，乖乖地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日本不仅获得了大批战争赔款以及“割让”来的台湾、澎湖等，还把富饶的辽东半岛强夺在手。不成想，日本人膨胀的胃口触犯了俄国在辽东的利益，俄国人不惜手段把德、法两国拉进自己的营垒，演出一场“三国干涉还辽”的闹剧。日本人气得火冒三丈，却自知细胳膊拧不过三国联盟的粗大腿，只好忍气吞声把辽东半岛吐了出来。自然，这股子气还是咽不下去的，于是，举国上下“卧薪尝胆”，十年军备，终于盼到腰杆子稍硬起来的1904年2月，日俄战争便在中国的领土和部分海域打响了。

消息传来，逸见勇彦禁不住心旌摇摇，磨拳擦掌，立刻跑到汉口和上海的总领事馆，要求去满洲蒐集军事情报，或者充当随军翻译。这正中日本驻华机关的下怀，驻上海特务机关长恒吉中佐特意为他写了一封引见信，指示他速去北京拜谒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大佐。

逸见勇彦从上海经天津，一路奔波到了北京，第二天便忙不迭地去了公使馆。

青木武官看罢恒吉中佐的引见信，抬头瞭了一眼面前的年

青人，见他完全一副中国人打扮，不禁脱口问道：“你是鹿儿岛人？”

“哈意。”

“那么，逸见十郎大将军是你的先人喽？”

逸见有些诧异地望了望武官大人那道愁云紧锁的眉头，没有回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名将之后，腰西腰西。”青木宣纯离开办公桌，倒背着手在地上踱了一个来回，又轻轻摇摇头，遗憾地说：“逸见君，实在抱歉，如果是两个月前你来到这里，马上会有任务分派的，如今……”

一听青木的口气，逸见勇彦有些急了：“这么说，我来晚了？”

“你先不要急嘛，先把住所留给我，有任务我会通知你的……”

青木宣纯在日本军界素有“谍报将军”之称，最后官至中将，曾任过袁世凯和黎元洪的军事顾问。此人不仅是个“中国通”，还是个“俄国通”，早年便潜心蒐集西伯利亚、远东以及满洲的军事情报。日俄战前，日本当局特意派他赴北京充任公使馆武官，指令他网罗敢死之士组建特别任务班，潜入满洲和西伯利亚地区，破坏铁路、桥梁、通讯线路等军事设施，以策应日本陆军的军事行动。谁料想，他派出的六支特别任务班无一传回捷报，相反，不是全军覆没，就是一事无成，连他最信赖的横川班也是一去不返，班长横川省三、冲楨介等二人被俄方擒获处死，其他班员也尸横满洲原野……眼看日俄两军已经在满洲揭开战幕，日军急需的军事情报以及骚扰俄军后方、配合主力作战的战略计划难以实现，真使这位“谍报将军”急若热锅上的蚂蚁，一时想不出什么高招，哪里还顾得上安置这位“名将之后”哩！

逸见勇彦满面沮丧回到旅馆，把身子重重地往床上一摔，两

手抱起后脑壳望着天花板出神。他琢磨不透，眼下正是用人之际，武官太人为何对送上门的买卖不以为然。如今，上海作新社的工作已经辞了，“好马不吃回头草”，说啥也不能再回上海混日子，实在不行，就独自闯一闯满洲，不信就没有用武之地。逸见勇彦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入了梦乡。

逸见在旅馆一直等了三天，急得他抓耳挠腮，寝食不宁，逛街没兴致，下馆子没胃口，就连在上海经常光顾的那些青楼戏院也勾不起他的兴趣。

这一天，已是夜半时分，逸见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忽然听到“笃笃”的敲门声，在沉寂的夜里渲染出几分可怖和鬼气。

逸见一骨碌坐起来，问道：“谁呀？”

“青木公馆的，快开门！”

哦，原来是青木公馆的人。逸见急忙跳下床，把门打开，门外闪进一位提灯笼的人，上下打量了逸见几眼，“你是逸见勇彦君？”

“哈意。”

来人二话没说，把一封信呈到面前。

逸见打开信一看，心中一喜，一拍大腿喊道：“腰西！”

● “大喇嘛”——乔总帅

逸见勇彦打开信一看，见上面只写了几个字：

速随听差前来

青木

逸见情知一定是有了什么紧急任务，按捺不住砰然跳动的心，急急忙忙随听差去了武官公馆。

客厅内灯火通明，青木与副官佐藤大尉正坐在沙发上等待。青木打个手势请逸见坐在对面，然后开门见山道：“逸见君，你

明天就去前线吧！”

“什么？明天就去前线？”事情来得太突然，逸见毫无思想准备。

“怎么，你不是积极要求去前线吗？害怕了？”

“不，不，我是……想问，是什么任务？”

“你是知道的——”青木理了一下唇边浓浓的八字胡须，接着说了下去：“两个月前，一批大和民族的决死之士已经去了满洲，策划爆破满洲的桥梁、铁路，可是都失败了！然而，他们的血不会白流，这一次，我们打算……”青木顿了一下，示意身边的佐藤大尉。

佐藤大尉心领神会，把军方的意图摆了出来：“逸见君，我们决定改变策略，派人潜入满洲，收编招抚那里的马贼，利用他们搅乱俄国人的后方，一旦他们的后方乱了营，哈哈……”

“这么说，是想利用中国马贼？”逸见倒吸了一口气，脑袋里立刻现出那些太马金刀、杀人成性的土匪们的形象。

“逸见君，你要有信心——”青木把话接过来，“军部的决定是不容怀疑的！”“满洲的山山水水，沟沟岔岔都出没着数不清的马胡子，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人。这些人只认金票、武器，只要我们舍得花血本，不愁他们不听我们使唤！”

“我是想说——”逸见勇彦站了起来，“满洲的马胡子桀骜不驯，万一他们不听使唤，耽误了帝国的大业……”

青木不待逸见说完，把右手使劲往空中一劈，嚷道：“那就不必客气，我们就断然采取措施！所以，我才选中了你，明天就去满洲，就任马贼的监督官，让他们老老实实听从你的指挥。逸见君，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逸见勇彦顿感热血沸腾，“腾”地站起身，恭敬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连连说：“哈意，哈意！”

青木哈哈大笑，绕到逸见的背后，突然猛地揪住逸见的辫子，用力一拽！

“唉哟！”逸见疼得直咧嘴，扭过头来不解地望着青木。

“哈哈——原来，逸见君的辫子是条真的！”

“当然是真的，这是花了三四年功夫特意留下来的，为了这，大家才叫我‘江大辫子’的。”

“噢，江大辫子？有意思！”

“我的中国名字叫江仑波，是一位有身份的中国人为我起的。”逸见补充说。

“腰西！一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加上江大辫子的绰号，真是名符其实喽！从明天起，逸见君就是中国人江仑波。祝你马到成功……”

第二天凌晨时分，包括逸见勇彦在内的五个人登上了北京开往锦州的火车。他们一律中国人打扮，瓜皮帽下都缀着一条辫子，不同的是，逸见的辫子是真的，其他四人的“辫子”不过是缝在帽子里面的假货色罢了。

是时，日本陆军已经攻占了营口，挤进了锦州，青木宣纯选派的情报官员也早已进入了辽西一带，与中国官方、民间以及马贼团伙频繁接触，展开了拉拢、引诱、收买的金票攻势。

锦州的西北，横亘一条莽莽苍苍的虹螺山脉，山势虽然比不得大小兴安岭巍峨陡峭，却也沟壑纵横，崎岖险峻。清末民初以来，这里便是土匪藪生出没之地，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之际，日本兵烧杀抢掠、荼毒生灵之外，西太后的亲兵们又雪上加霜，在溃逃之际不忘大捞一把，甚至以兵变匪，占山为王，鱼肉当地百姓。加之辽西地区土地瘠薄，天灾频仍，民不聊生，一些不法之徒或无路可走的破产农民相继聚众上山，各霸一方，填充了土匪的队伍。有首歌谣说得好：“冯麟阁占东山，青麻坎杜立三，洪辅臣半边天，抢官夺印金寿山，三只眼（齐海龙）闹

得欢，海沙子（阎海山）到处翻。”生动反映了辽西地域土匪势力的猖獗。

逸见一行风尘仆仆进了锦州，青木宣纯的军事情报官川崎大尉在一所寺院里接待了他们。第二天，川崎大尉派出三辆马车打发一行人上路，四天后的傍晚时分，到达了虹螺山区的六家子——一座当时隶属热河省的小小的山村。

村外的哨兵引着逸见等人进了一间土屋，屋子里一盏油灯忽忽拉拉地跳动着淡黄色的萤光，灯影下，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大锯、斧子、炸药箱之类，除此以外，连张像样的凳子都没有，几个人只好坐在土炕的炕沿上。

“诸君辛苦、辛苦——”逸见等人刚刚坐定，门外有人用日语打起招呼，显然是未来的上司驾临了。话音未落，一个魁梧的身影闪了进来，众人看去，不禁目瞪口呆，一个个傻了眼似的望着来人。

原来，此人身披黄色袈裟，秃头胖脸，手捻一串蚕豆大的念珠，分明是一位吃斋念佛的大喇嘛！

“怎么，奇怪吗？”来人走到众人面前，满脸堆笑，一个个打招呼，嘴里分明说的是地地道道的日本语。

来人走到逸见面前，双方对视了片刻，来人突然眼睛一亮：“哎呀，这不是逸见君吗？”

逸见勇彦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眼前这位“大喇嘛”居然认识自己，他使劲揉揉眼睛，才从那道浓密的刷子眉下的眼睛里回想起一桩不能忘却的往事。于是迟疑地问道：“您……是桥口勇马少佐阁下？”

“哈哈——好眼力！还记得我！”

此人果然是日本陆军军官桥口勇马少佐。

那还是几年前逸见在家乡读书的时候，为了跻身军界，企望在军旅生涯中有所发迹，逸见曾跑到东京准备报考陆军士官

学校。考试的前几天，逸见坐不住冷板凳苦苦温习，便邀了几位朋友去酒吧饮酒。几个人越喝越高兴，一直喝到凌晨才酩酊大醉返回宿舍，接下来，借着酒劲和酒胆又喊又嚎、又蹦又跳——这一下闯了祸！原来，按士官学校的规定，考生入试前必须住进校方安排的“三省”宿舍，每天按着舍规“三省”其身，外出饮酒视为违例，在宿舍大喊大叫更是大忌。因此逸见勇彦等人受到逐出“三省”宿舍、取消考试资格的处罚。这意味着断绝了逸见勇彦通过士官学校晋身军旅的阶梯。又恼又恨又急的逸见经人介绍和斡旋，去拜谒同乡桥口勇马少佐，希望桥口出面讲情，挽回这次报考军校的机会。岂料这位同乡铁面无情，用那对浓浓的刷子眉下的眼球扫了一眼逸见，鼻子一哼道：“你闯了祸，照章行事，不能为了你坏了规矩，你回去吧，另图进策好啦！”

桥口勇马一只大手用力拍了拍逸见的肩膀：“调皮蛋！没想到在这里见了面，怎么，当年的事还没有忘掉？”

日俄战前，桥口勇马就任东京近卫师团步兵第二联队大队长。青木宣纯出任驻华公使武官后，首先组建特别任务班分遣满洲各地，破坏铁路交通，结果四十几名敢死之士被擒被杀。为了挽回败局，青木又计划操纵满洲马贼，搞乱俄军后方，于是想起陆大同学桥口勇马，急电呈请军部速派桥口赶赴满洲，担任辽西地区马贼的总统帅。逸见等人到来之前，桥口勇马化名乔铁木，率同几名军官、浪人化装成喇嘛僧越过长城，潜入虹螺山区，竖起招募马贼的大旗，准备组建一支以满洲马贼为主体的“东亚义勇军”，骚扰俄军后方，配合日军攻占满洲。从此，满洲马贼队伍中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分化、瓦解和改组，一批亲日马贼、“谋略马贼”在阴谋家的运筹下破壳而出，它带来了东北社会秩序的更加动荡和混乱，刺激了一批野心家和亲日汉奸的滋生，也为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中国东北准备了一支可供